

萬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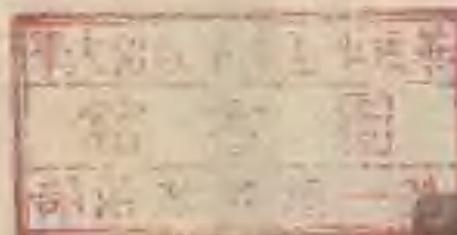
卷之三

編主劉君

義正語論

(三)

劉實楠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義正語論
(三)
著 捕寶劉

書叢本基學國

論語正義

卷十三

齊必變食注

孔曰改常饌。注改常饌。○正義曰周官膳夫王日一舉王齊日三舉。注鄭司農云齊必變食。疏齊謂散齊。

齊必變食故加牲禮至三太牢案古人日三食王日一舉謂朝時用一太牢並日中夕皆食之至齊時則日中及夕皆特饌與平時常饌異所謂變食者也。凌氏囉與故穀云變食者謂盛饌也君子敬其事則盛其禮故不餕餘也國語曰大夫畢以特牲士食魚炙然則大子之變食或特牲而不餕餘焉案莊子人謂世顛曰回之家貧惟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齊乎曰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據周語言耕籍前五日王入齊宮飲醴味醇濃與酒不同故莊子言不飲酒也不茹葷者禮玉藻注掌者羹及辛菜也荀子哀公篇夫端衣玄裳既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羣端衣玄裳卽是齊服楊倞注葷羹之羹也不飲酒不茹葷是異常饌解者誤以葷爲肉食而凡齊皆禁用之與禮意悖矣士喪禮記言人子養疾皆齊而曲禮言父母有疾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齊時或可飲酒則謂齊禁肉食於古無徵矣高誘注呂覽孟春紀引齊必變食二句云自經潔也經潔亦不餕餘之意

居必遷坐

注孔曰易常處

注易常處。○正義曰說文聖止也坐古文聖釋名釋坐容坐挫也骨節挫屈也江氏水圖考曰古人之坐兩膝著地而坐

於足與跪相似但跪者直身又謂之跽跪危而坐安此跪坐之別也案居與尻同尻卽是坐言遷坐者謂所居之處耳胡氏培贊燕賦考既夕記士處適寢父云有疾疾者齊不居其室禮記檀弓曰君子非敢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注內正寢之中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齊戒房外寢外寢也穀梁傳云公薨於路寢路寢正寢也大戴禮記德篇云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古者自天子以至于士寢居皆在寢寢惟齊及疾乃居於正寢鄉黨所云齊居必遷坐以

孔注云易常處。蓋常處在燕寢。至齊必遷居正寢。今秦皇驅引萬雷云。齊以敬潔爲主。以期神明之享。故改常之食。遷居齊室也。齊室即適寢。既居在適寢。則宿亦在適寢。論語無文。從可知也。

細疏。飲食水樂在其中。反以土惡食爲不足與謔。故於食捨皆不厭精細也。精者善米也。東山經精用五種之精。郭注以爲

五穀之美。九章算術。穀米率三十糲米二十七。穀米二十四。侍御二十一是侍御爲米之極精矣。儉者。說文云。儉。細切肉也。釋名。釋飲食。儉會也。細切肉散其赤白。異切之乃會和之也。少儀云。牛與羊魚之腥。而切之爲儉。注云。蟲之言儉也。先羹葉切之。後殺切之。則成膾。又內則云。肉臠細者爲儉。大者爲軒。注云。言大切細切異名也。儉者必先軒之所謂。而切之也。李氏憲聚經識小謂其制與今之肉絲相似。釋文。儉本又作餚。

食餚而餚。孔曰。餚鵠臭。

味變。魚餚而肉敗。不食。注。魚敗曰餚。正義曰。朱氏彬經傳考證解此文云。而與若同。猶與也。釋文。餚本又作

餚。史記世家作餚。敗者說文云。毀也。爾雅釋器。肉謂之敗。郭注以爲臭腐。○注。餚鵠臭味變。○正義曰。爾雅釋器。餚謂之鍋。郭注。飯鹹臭。說文。餚。飯傷酒也。餚。飯也。字林。餚。飯傷熟溼也。鍋。食敗也。餚與鵠爲淺深之異。廣雅釋詁。按收也。釋器。鵠臭也。放歸。等之禮。段氏玉裁說文注。皇侃云。餚。謂飲食經久而腐臭也。鍋。謂經久而味惡也。是則孔注本作餚臭。鵠味變也。今本誤倒。○注。魚敗曰餚。○正義曰。皇本此注作孔曰。爾雅云。魚謂之餚。郭注。肉爛。說文。餚下。一曰。魚敗曰餚。廣雅釋詁。餚。敗也。釋器。餚。臭也。義訓並同。

色惡。不食。注。孔曰。失飪。失生熟之節。不時。不食。注。鄭曰。不時。非朝夕日中。

文色惡臭。惡說之。失飪。不食。注。孔曰。失飪。失生熟之節。不時。不食。注。鄭曰。不時。非朝夕日中。

毛長。縫結也。縫。矢色不澤美也。沙。沙也。交。交疊。腥。腥也。星。星聲。脣。脣有文。鄭司農云。腐朽木臭也。健。姑臭也。賈疏引此。

失飪。不食。注。孔曰。失飪。失生熟之節。不時。不食。注。鄭曰。不時。非朝夕日中。

時。塗失飪失生熟之節。○正義曰方言飪熟也。餘揚之間曰飪。說文飪大熟也。廣雅釋詁作餔。同鄭注文王世子云飪生熟之

有過熟有不熟不熟者尤害人也。爾雅惟言飯之失飪。肉物亦有之。肉之過熟者亦謂糜爛半腥半熟者謂之爛祭。禮腥法上古燔法中古熟之爲忌。進後世之食若生人之食不可不熟也。索過熟無傷於人。夫子不食專指未熟言。○注不時非朝夕日中時。

○正義曰方氏劉抱偶記左傳卜楚丘云食日爲二。是一日之中食有常時也。閭沒女寃云或賜二人酒不夕食。謂不及待夕之時而食也。禮內則云孺子食無時。則成人以上食必有時也。詩蠻蠻傳云從旦至食時爲終朝。孟子云朝不食夕不食。淮南子云臨於晉泉是爲蚤食。次於桑野是謂晏食。准是食時之證。又云鄭以朝夕日中爲三時。亦大略言之。其實貴賤饑有分別。天子食則四時。諸侯三時。大夫以下惟朝夕二時。四時者自成通云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暮食三時者。玉藻云諸侯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脯夕深衣祭牢肉注天子晝日中諸侯晝夕。天子晝晚。諸侯晝祭牢肉互相換則特牲三俎。在朝時日中又餕之。二食者。內則云由命士以上昧爽而朝。懸以旨。甘日入而夕懸以旨。甘又云父母在朝夕復食子婦佐飯是也。今案周官膳夫王齊日三舉。齊是盛禮。不過三舉。則天子三食可知。既夕記燕養蠶羞湯沐之饌。如他日注云。餕朝夕食也。疏云鄭注鄭云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一日之中三時食。今注云朝夕不言日中者。或鄭略之。亦有日中也。或以死後略去日中。直有朝夕食也。此賈逵鄭注朝夕日中時爲上下通禮。非有四食三食再食之異論。語太師饋等爲殷人。或者殷禮天子四時食也。經傳多略。日中者舉日中則朝夕可知。惟既夕之饌當無日中。賈疏後說是也。疏云一日之中三時食。此句未知爲鄭注抑賈逵鄭云不時非朝夕日中時育物乎。舊曰非其時不食。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時適上。二說並爲不時解者多據以釋此文亦通。

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罟馬。曰魚膾。非芥醬不食。

宰貢食禮。宰心舌藏於脣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

割不

肉雖

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
正義曰：氣猶性也。周官嘉燭以五氣養之五氣，卽五穀之氣人食肉，既殺氏玉裁說。晉論作氣。古論作既。用假借。或擬詩氏小食之訓解論語非也。呂氏春秋孝行覽節飲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正用營論此文。鄭注中庸云：既讀爲饑。注聘禮云：古文既爲饑。是既氣通用。量猶度也。凌氏廷堪說：肉雖多不使勝食氣爲貪食言之也。惟酒無量不及亂爲無禮言之也。胡氏培塏研六室文鈔亟稱劉惔爲之明其義云：以公食禮考之。初，殷正懶次設加餗。正饌有牛俎羊俎豕俎魚俎屬胃俎。厚俎陸龍鹽鰠鹽鰠三者盛於豆。此下大夫六豆也。加餗有牛膾牛炙牛臠牛鯗羊臠羊。

炙羊犧豕臘豕魚膾肉可不謂多與。然而季樞六盤宰夫設之稻梁二盤。公親設之。實初食稻梁三飯即止。卒食黍稷。不以醬澆。是所謂以穀爲主。不使肉勝食氣也。又以燕禮考之。尊於堂上東櫈之西者兩方壺。尊於堂下門西者兩圓壺。初時獻賓。賓醉主人。主人自醉。主人附賓。二大夫媵爵于公。公取醴爵。賓禮亦盛矣。而獻則獻大夫後復作樂。以樂賓。立司正以安賓。祝饗升席。舉坐盡歡。至於篤行無算。真所謂無量矣。然而君曰無不醉。有命微暮。則必降階下拜。明雖醉。正臣禮也。賓醉而出。饋人。爲之奏陔。則以所執脯賜饋人。明雖醉不忘禮也。此非所謂以醉爲節。而不及亂乎。然則此節或太子嘗其鵠如此。或出聘鄭國。鄰國食之。燕之夫子一守禮經。記者因爲記之。俱未可知。案凌氏此說甚核。然凌主禮食不兼常食於義稍隘。古常食如賓朋燕飲。亦得備。

沽酒市脯不食 正義曰。沽與酤同。說文云。酤。一宿酒也。一日買酒也。說文具二義。一宿之酒。即是醴酒。舉其一耳。周官萍氏歲酒罷酒注云。歲酒。貲察沽買過多。非時者。是周時有酤酒。漢書食貨志。王莽居攝和魚匡言。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使人可目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自疑而弗食。此引論語作酤。節覽資產部引亦作酤。酤本字。沽水名。段借字。梁武玉繩管記。酒正注作酒。有功沽之巧疏云。功沽知善惡。夏官司兵注。功沽上下義同。因思論語沽酒。當是酒之惡者。梁此說亦通。但酒營云飲。而云不食。古人趁文不分別也。說文。市買賣所之也。脯乾肉也。釋名。釋飲食。脯搏也。乾相燙搏者也。周官膳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臘肝之專。注云。薄析云。脯內則半脩肉。脯田豕肺臘臍肺。注云。脯所謂析乾牛羊肉也。市脯不食。亦恐其不精潔。且恐日久。味少變也。

不撤薑食 雜孔曰。撤去也。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葷。故不去。不多食。 雜孔曰。不過飽。 義曰。撤。宋九經本作徹。薑辛辣。多食生內熱之疾。故不多食。陶宏景注本草。視穗事文類聚。皆如此解。顧氏若璣釋地。不多食。承上薑說。與惟酒無量不及亂一例。○注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葷。故不去。○正義曰。集解從孔說。以食不厭精。至不多食。皆齊禮。故孔解此爲齊禁葷物。但不去薑。朱子集注。以明衣裳食遷坐爲齊禮。食不厭精。以下爲禮食常食之節。於義更合。說文。薑。御濕之柔也。本草經。乾薑主逐風濕。運腸滿下痢。生者尤良。久服去臭氣。通神明。是其功用有益於人。故每食錢不撤去之。玉藻注。謂薑。

有靈此言蓋不羣者。故文幸亦爲羣。對文羣半異也。姚氏鄭經說古者有賜食之閑。大夫七十而有閑。則未知孔子之已有閑與其坫也與。凡食華鼎食則徹于造脯醯羣榮則不徹。以備時食所以優羣者也。禮夜侍坐于君子。君子間後膳羣請退可也。故不徹羣者禮也。蓋亦羣也。孔子以爲憲雞之類氣皆濁不若羣之清則所服羣而已。

祭於公不宿肉注周曰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以班賜不留神惠祭肉不出三日出三

日不食之矣注鄭曰自其家祭肉過三日不食是喪鬼神之餘

注助祭至神廟○正義曰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士弁而祭於公注助君祭也

是大夫士有助祭之禮。禮運仲尼與於肅賓史記世家魯今且郊如致燔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本篇云入太廟皆天子助祭之微周官大宗伯於兄弟有脤膳異姓有賜膳此互文明兼有之也。穀梁注十四年傳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膳。說文燔宗廟火熟肉春秋傳曰天子有事燔焉今或作燔作膳又說文胙祭福肉也。左傳九年傳王使宰孔賜齊侯胙脤膳胙皆祭肉名天子諸侯祭畢助祭之臣皆班賜之以均祿惠卽此注所云牲體也。少儀言致膳之法云其體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燔豕則以豕左肩五箇折斷分之也。皆用左者右以祭也。羊豕不言臂臑因牛序之可知由少儀此文推之凡天子諸侯所班之胙是依牢禮爲之其牲體當亦準此矣。曲禮云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疏云此謂士助君祭也若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之然則助祭之臣亦得各獻俎肉禮所云寶俎者也。與君賜之胙同名爲脤膳故江氏承以膳肉不至爲寶俎而左昭十六年傳亦云爲嗣大夫喪祭有職受脤膳賦受脤謂受君賜歸脤則君使人歸之寶俎也。祭公不宿之肉當兼君賜及已所獻之俎。注言所得牲體當事指賜胙不及歸俎或是舉一以例之耳。凡殺牲皆於祭日旦明行事至天子諸侯祭之明日父祭謂之釋祭畢乃頃所賜肉及歸賓客之俎則胙肉之來或已三日故不可再宿○注自其至之餘○正義曰少儀爲人祭曰致福爲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而歸練曰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遂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注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也。攝主言致福申其辭也。自祭言膳謙也。歸練言告不敢以爲福膳也。展者具也。此致

祭肉之禮。所以云不出三日者。猶大夫祭後又祭曰賓戶。本日無暇致胙。又禮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自諸父兄弟遠及賤者。頤有先後。故必二日而偏合前祭日爲三日也。過三日則肉不堪食。必爲人所棄。是棄鬼神之餘爲不敬矣。出三日不食之文。正申明不出三日之故。

食不語寢不言

正義曰。詩公劉傳直言曰。言論雖曰。語禮雜記注言。皆已事爲人說爲語。是言語義別。此文互見之也。書鈔禮儀部七引鄭此注云。爲其不敬。明當食寢。非言語時也。王氏鑒正義引任啓運曰。當食時心在於食。自不他及。日常如此。故記之。若禮食相會。豈無應對辭議之文。禁與養老。更有名語乞言之禮。但行禮時別語。食時自不語也。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孔曰。齊嚴敬貌。三物雖薄。祭之必敬。正義曰。皇本疏作蔬。誤。案釋者以菜爲羹也。說文云。羈五味益。

羹也。小篆作羹。釋名釋飲食。羹。汪也。汁汪耶也。爾雅釋器。肉謂之羹。煮肉之有汁者也。凡肉汁和以鹽菜爲羹。羹不和鹽菜爲大羹。其常食之羹。如雞犬兔及菜羹皆和米屑作之。呂覽慎人云。孔子對於陳蔡之間。羹不繆。據米屑也。內則別有羹。羹。董誥。穀之類。微是禮食。此文菜羹與疏食相亂。則但謂羹之類耳。瓜。晉論作必。鄭注云。魯讀瓜爲必。今從古。李氏慎草經。或小必字从八。戈篆文作爛。與瓜相近。而誤。李氏此說用舊論得之。臧氏庸拜經日記。公羊卷二十九年傳。飲食必祝。注祝。因祭祝也。論語曰。雖疏食菜羹瓜祭。是也。何劭公正通今學。不當引古論。此蓋用俗論之文。以證傳中必祝。後人誤據今本改之。案臧投票。是也。鄭所以從古者。瓜字等亦可通。玉藻云。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擇。注云。上環。頭付也。錢氏培後錄。上環。是寢間下環。是脫華臘。食瓜者必祭用上環。而食其中付。卽列字射之言切也。此瓜祭之說。之所以必從古。與案從古論。則祭字當爲一句。瓜有二種。一果實。一穀實。此是果食。卽曲禮所云。剖瓜也。皇本作崩。此形近之誤。食所以有祭者。禮運曰。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爲醴酪。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制。此以祭之所以報功不忘本也。春官大祝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魄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攝祭。七曰絕

祭八曰祫祭。九曰共祭。此通言祭食之禮。義具微法。凡祭皆出少許。置之籩豆之間。或上豆或醬清之間。凌氏延墳禮經釋例。旨之詳矣。公食大夫禮魚腊醬清不祭。注云。不祭者。非食物之盛者。疏云。以其有三牲之體。魚腊醬清。非盛者。故不祭也。玉藻云。唯水漿不祭。若祭爲已。家尊注云。水漿。非盛饌也。祭之爲大。有所畏迫。臣於君則祭之。疏云。官食於敵體之人。若祭水漿。爲大厭降也。卑微有所畏迫也。臣於君則祭之者。公食大夫禮。祫祭。廟祭是也。據此。是盛物方祭。非盛物。或可不祭。夫子家居所食雖饌之疏。食菜羹亦必祭之。又必致其肅敬之容。所謂不敢以非薄廢禮者也。○注齊嚴敬貌。三物雖薄祭之必敬。○正義曰。齊者整肅。故訓嚴敬。今人讀側者反非也。孔云三物亦從鄭作瓜。

席不正不坐。

正義曰。說文云。席藉也。謂以席藉之於地也。凡先設迫地者爲筵。後加者爲席。故春官序官注云。鋪陳曰筵藉。子諸侯制同。天子諸侯同是三重。則士與大夫亦同是再重可知。凡席之名司几筵有莞繢次蒲席。又有葦柏莞者。蒲類繢者。削蒲蘚展之編以五采次者。桃枝席。有次列成文柏者。鄭司農謂追地之席。康成謂梓字聲滅藏中。神坐之席。不言席身所用。又禮器云。諸侯三重大夫再重。據司几筵。天子亦三重。則天子諸侯制同。天子諸侯同是三重。則士與大夫亦同是再重可知。凡席之名司几筵有莞繢次蒲席。又有葦柏莞者。蒲類繢者。削器有越席。郊特性有蒲越。蘆茲玉藻。有刺席。尚書有篠席。底席。豐席。筭席。玉席。有衽席。越即蒲越。蘆茲者。用禾穉爲之。刺者。草名。屨者。析竹之次青爲之。底席。卽蒲席。豐者。刮蕪竹席。筭者。析竹青皮。衽者。臥席。其字從衣。疑以布爲之。加於席上。凡皆諸席異稱也。不正者。謂設席有所移動偏斜也。下文云。君賜食必正席。先哲之曲禮云。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對。可知凡坐時。皆有正席之禮。夫子於席之不正者。必正之而後坐也。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孔曰。杖者老人也。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

從而後出。正義曰。稱鄉人者。言同一鄉之人。與下鄉人雖同周官酒正有爲公酒者。疏云。鄉射飲酒數事。爲國行禮。不可飲民。故得公酒。又族師疏云。州長嘉正有飲酒禮。皆得官物爲之。然則此文飲酒。亦是公酒。○注杖者至後出。○正義曰。說文云。杖。持也。曲禮注云。杖可以策身。呂氏春秋異用云。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尊辨疏親之義。所云六尺。亦大略言之。王制云。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此行鄉飲年六十以上有杖。卽注所云老人也。禮鄉飲酒義疏云。

此篇前後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也。四則黨正蜡祭飲酒也。總而言之。皆謂之鄉飲酒。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說。鄉飲酒禮古謂之饗。說文。饗。鄉人飲酒也。從鄉食會意。其禮主於養老。賓與賓能之文。見於鄉飲酒義者。乃用尚齒之禮。以禮賢能。鄉大夫之職。所謂以禮禮賓之者也。方氏觀他偶記。此經云杖者出。斯出矣。是主於敬老。黨正職云。國素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鄉飲酒義第五節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注以黨正正齒位之禮解之。與此經有杖者同。是敬老之事。故知此鄉人飲酒爲黨正蜡祭飲酒也。若鄉大夫飲國中賢者。與州長習射飲酒。無關養老。其賓賢能之鄉飲酒。則以鄉學之上將升者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衆賓。皆年少者爲之。不得有杖者也。禮言六十杖於鄉。夫子與鄉人飲酒而出後杖者。則時爲立侍之榮賓可知。黨正飲酒亦稱鄉者。黨鄉之細。與州長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飲。同得爲鄉飲酒。康成云。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又有別解云。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焉。是也。蜡祭飲酒。初雖正齒位。及其禮末。皆以醉爲節。雅記云。子貢問於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是既醉而出之時。不復有先後之次。此夫子杖者出。斯出矣。所以爲異於人。案方說即此注意。鄉飲酒禮云。明日息司。止記云。徵惟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注云。先生不以筋力爲禮。於是可以來。君子國中有盛德者。是賓賢能之禮。不主養老。故惟蜡飲近之。又族師有春秋祭酬。詩易覽錄有祭社宗廟飲。皆民間自爲飲酒之事。其禮亦非養老。解者多援以釋論語。蓋本是。

鄉人儺

朝服而立於阼階

孔曰

儺逐疫鬼。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正義曰。周官占夢云。

季冬遂令始雞嚴。疫注。雞謂執兵以有雞卻也。故奮雞或爲雞。杜子春鄭讀爲雞閒之雞。其字當作雞。月令季春之月。命國雞。九門磔禳。以畢春氣。仲秋之月。天子乃雞。以達秋氣。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雞。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段氏玉裁周禮漢讀孝案。雞。杜子春讀爲雞閒之雞。鄭從之。故占梦方柏氏注。皆云雞卻。於月令季春仲秋季冬注云。此雞。雞陰氣也。此雞。雞陽氣也。雞。皆當讀乃旦反。案淮南時則訓离誦注。離除也。雞讀躁雞之雞。離周易注。離猶之也。並同杜鄭之義。舞蹠而離任人雞。亦謂屏卻。

之鄉此注云難。魯讀爲獻。今從古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逐疫鬼。段氏玉裁周禮述讀考。謂鄭從古論作難。後人改之。加偏旁耳。方相氏疏引論語正作難。劉昌宗依杜難音乃且反。是也。戚震音乃多反。乃詩竹竿難字之音。陸氏無識於方相氏月令郊特牲鄉當皆音乃多反。淺人反以難爲駁。更正字改易淆譌。音形俱失。案乃且乃多一音之轉。若以古正音則當是乃多。故陽棄以阿難何爲韻而晉讀難亦爲歎也。阮氏元校勘記郊特牲注獻說於厭酒注。獻讀當爲濟。齊人詔聲之誤也。謂難讀爲歎亦聲近之誤。案難既由聲近。獻字或用假借。未必爲誤字矣。郊特牲鄉人楊。孔子朝服立於阼。注云。楊強鬼也。謂時難索驅逐強鬼也。楊或爲歎。或爲儻。段氏說文注。疑易聲歎難音理達闇記當本是。禡字從示易聲。則與歎差近。其說似是而非。任氏大椿弁服釋例說曰。楊自爲彊鬼之名。難自爲攝祭之名。郊特牲言鄉人楊。言於難時驅逐彊鬼。又兼驅逐楊故卽以楊名祭也。說文。楊道上祭也。急就篇。謁。尋。禡。鬼。神。寵。師。古注。楊道上之祭也。蓋驅逐彊鬼而祭之道上也。案任說是也。但彊鬼卽疫鬼。不必分爲二言。鬼名則曰楊。言驅除此鬼則曰難。其後假鬼名以爲祭名。則亦曰楊。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九引世本云。微作楊五祀。注微者。殷之八世孫也。楊者。強死鬼也。謂祭室驅殺逐強死鬼也。此驅殺鬼稱楊之證。禮記別本作獻。與魯讀同。作難與古論同。徐仙民首楊爲難大誤。楊從易聲。自讀如傷也。月令季春注云。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卯。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伏則厲鬼隨而出行。仲秋注云。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陽氣左行。此月宿值昴。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伏則厲鬼亦隨而出行。季冬注云。陰氣右行。此月之中。自歷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爲厲鬼。將隨墳墓出害人也。孔疏於季冬云。言大者以季春唯國家之難。仲秋唯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人。故云大難。據此則三難惟季冬之難。通於上下。而皇侃論語疏。反主季春。非也。周官方相氏。猶夫四人掌蒙熊皮。質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殿廄。注云。方相猶言放想可畏怖之貌。蒙臂也。冒熊皮者。以驚敵。夔鴟之鬼。如今魋頭也。時難四時作方相氏。以難卻凶惡也。月令季冬命國難索度也。此以方相氏兼有三難。而季冬爲大難。辟四時者。趁辭非季夏亦有難也。論語難在季冬。故鄭以十二月解之。又引方相文爲證矣。昨腊者。說文云。昨。主階也。儀禮鄉射禮注。昨。階東階士冠禮注。昨。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酬賓客也。釋文於昨本或作於昨。階氏牘經義雜記。郊特牲文與論語同。亦無階字。○注。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也。○正義曰。郊特牲。鄉人楊。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注云。存室神。神依人也。疏云。於時驅逐彊鬼。恐已廟室之神。時有驚恐。故著。

廟廟立于廟之阼階。存安廟室之神。使神依已而安也。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孔疏之說。卽爲孔此注義。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匪拜送使者敬也。

正義曰。說文。問訊也。已或有事問人。或聞彼有事。使人問之。凡

此問人於他邦。亦當有物。人指朋友言。皇疏以問爲聘問。人爲鄰國之君。非也。再拜卽禮之空首禮。注大祝以空首爲拜。頭至手。段氏玉裁釋拜。以空首爲跪。而拱手首俯至手。故對稽首之頭著地。而以不著地者爲空首。王氏鑑正義以空首爲首俯而不至手。首與尻平。故荀爽言。平衡曰拜。但以手據地。故曰拜手。其首空懸。故曰空首。三說不同。以王爲允。士又云。經中不見有空首之文。以或首拜。或言拜手。皆空首也。據王說。則此文再拜。當爲空首之再拜矣。大祝七曰。奇拜。又曰裏拜。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也。藝讀爲拜。報拜。再拜是也。凡拜有奇。謂偶者爲數也。曲禮君使反。則拜送於門外。己使歸。則下堂而受命。己使卑於君受命。既在堂下。則拜送亦必在堂下。異於君使反。送之禮矣。少儀。凡賈告于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是拜送不出門。以彼猶此。知亦不出門矣。江氏水圖考曰。其時使者不答拜。鄭注儀禮云。凡爲人使。不當其禮。是也。

康子饋藥。包曰。饋孔子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孔曰。未知其故。故不敢嘗。

禮也。正義曰。周官疾醫以五藥養其病。注養猶治也。病由氣勝負而生。攻其羸。養其不足者。五藥草木蟲石穀也。此饋藥當爲丸散之類。拜而受之。謂空首奇拜也。玉藻云。酒肉之賜。弗再拜。弗再拜。則則用一拜。饋藥亦酒肉之類。用一拜。與前再拜異也。釋文引一本無而之二字。說文云。嘗。口味之也。引申爲飲食之義。若詩。酌言嘗之。與此文不敢嘗。皆謂飲之也。鄭此注法云。饋。遺也。傳言不服之義。樂從中制外。故當懷也。案禮遺也者。鄭注禮弓坊記並同。說文。饋餉也。周官玉府注。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饋。受敬也者。禮。大夫賜。皆拜受於家。故此拜受爲敬也。據鄭云。拜受。亦似經文無而之二字。丘未達云。云者。遠猶曠也。言不曉此藥治何疾。恐飲之反有害也。服者。言病亦宜此藥服之。曲禮。饋不三再。不服其藥是也。集注引

楊氏曰。未達不敢嘗。謹矣也。亟皆之直也。○注。慎孔子藥也。釋文。違。唯季反。本今無此字。案無違字。則孔子上當有餽字。即邢疏所據本。○注。未知其故。○正義曰。故猶言性也。

廢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注。鄭曰。重人賤畜。退朝自君之朝來歸。正義曰。說文。廢。馬舍也。晉書。郎岱者。釋名釋宮室廢。匱也。匱聚也。牛馬之所聚也。廣雅釋言。焚燒也。左氏傳。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二者皆稱焚。邢疏云。不問

古文從九。汗簡引古論作

馬一句。記者之言也。釋文。傷人乎絕句。一讀至不字絕句。此誤譯不爲否也。揚雄太樸賦。廢焚聞人。仲尼深隱。以問人爲醜。則不徒問人。此郎釋文一讀之義。○注。退朝自君之朝來歸。○正義曰。少儀云。朝廷曰退。音臣。自朝廷歸爲退也。夫子仕魯爲大夫。得有馬乘。故鄭以退朝爲自朝來歸。明此廢爲夫子家廢矣。雜記云。廢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用之道也。注云。拜謝之是廢焚爲夫子家廢之證。家語子貢篇。孔子爲大司寇。國廢焚。虢讒諭刑盡。駕營廢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賤畜而重人也。又揚雄太樸賦引此文。亦似指公廢。均與雜記異。但是公廢則新延廢。著於春秋。此廢焚亦當書之。今既未書。知宜爲家廢矣。

家廢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注。孔曰。敬君惠也。既嘗之。乃以班賜。君賜腥必熟而薦之。注。孔

曰。薦其先祖。君賜生必畜之。

正義曰。食是熟食。雖爲君賜。然來自外間。雖有不潔。或兼有餽餘。故不敢以薦腥者。

此別一義。而與註同从生。故多假腥爲勝字。鄭此注云。魯讀生爲牲。今從古考。說文。牲。牛完全也。引申爲凡獸畜之稱。周官庖人。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鄭以言牲爲行禮時所稱。此賜生泛試平時。不必言牲。故從古論作生也。育者。詩我行其野。傳云。養也。集注云。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致殺也。凌氏廷堪禮經釋例。君賜食。卽聘禮所謂餌也。君賜腥。卽聘禮所謂腥也。君賜生。卽聘禮所謂餌也。凡牲。殺曰饗。生曰餌。聘禮歸賓娶饋飪。牢鼎九設。於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魂。南陳牛羊豕魚鹽。

賜皆同鼎。鮮魚鮮腊設局。鰯臘牛羊豕。牲之已享者謂之饁。饁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設于阼階前西面。南陳如鈞鼎。二列牲之未享者謂之腥。饁與腥皆熟也。是牲之殺者曰饁也。又歸聘賓饁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牛以四豕豕四牛羊豕。注饁生也是牲之生者曰饁也。王氏鑒正義。按凌氏以君賜當聘禮。似續而未核。聘禮記賜饁惟饁饁俎一尸。如饁食之禮。假器於大夫。注饁饁不祭。則明與此篇腥異矣。蓋饁爲大禮。三者一時俱致。則獨薦饁耳。意者此爲尋常小賜之禮。在歸饁饁後。所謂燕與時賜無斂也。然以君賜屬聘禮。第爲鄰國君之所賜。其義未赅。若本國之君有所賜。予其儀亦當準此。證之以孔子賜鯉事。及穆公饋子思鼎肉。事則聘禮外。君賜亦居其中也。案王氏是也。天官膳夫。凡肉脩之頤賜。皆掌之內饁。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饁人共之。注云。好賜王所善而賜之。玉藻酒肉之賜。弗再拜。並謂平時所賜。論語此文。當得兼之。○注敬君惠也。既嘗之。乃以班賜。○正義曰。君惠統三句言惠卽賜也。初學記人事部引何曰。賜惠也。所見本異。己承君賜。當先受之。若未嘗不敢頤賜於人。恐喪君惠之意。○注薦萬其先祖。○正義曰。爾雅釋詁。薦進也。此常訓。凡祭進熟食曰薦。此因君賜而薦。如晉新先廟寢廟。不爲祭禮也。

侍食於君。石祭先飯。注鄭曰。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爲君嘗食然。正義曰。先飯。先嘗食之謂。蓋饁也。不言徧嘗羞飲而俟者。以言飯則餘可知。○注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爲君嘗食然。○正義曰。上相見禮。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又玉藻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徧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是二禮文同。特主相見。無君客之及命祭之文。玉藻無君祭及君命食。然後食之文。詳略互見。正可參攷。蓋命食禮之所同。命祭則君祭後。臣亦祭禮。疑於君是以客禮待之。不命祭則臣不得祭。臣統於君。是不以客禮待之。故但有命食而無命祭。二者皆爲侍食。於膳夫之有無無與也。惟有膳夫則不命祭者。於君祭之後。取已前之食。命祭者於已祭之後。皆飯飲而俟。候者候膳夫嘗食畢。君已就食。臣食而後食也。無膳夫。則於君祭之後。取君前之食。先飯。徧嘗膳飲而俟。此則代膳夫之職。若爲君嘗食然也。論語君祭先飯。正以無膳夫在旁。君祭之時。夫子先取君前之食。嘗之。故曰先飯。且徧嘗飲而俟。卽注所云。若爲君嘗食者是也。邢疏云。若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然後敢祭也。此言君祭先饭。則是非客禮也。

故不祭而先飯者爲君嘗食也。案命祭不命祭，論語無文，不得遽指爲非客禮。疏說稽泥。鄭注士相見云：君祭先飯於其祭食臣先飯，示爲君嘗食也。此謂君與之禮食膳謂進庶羞，既嘗庶羞，則飲俟君之徧嘗也。將食猶進食謂膳宰也。膳宰嘗食則臣不嘗食。周禮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此注未報，又於玉藻賜食至先飯云云下注云：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侍食則正不祭。君將食臣先嘗之忠孝也。又注若有嘗羞者云云下注云：不祭侍食不敢備禮也。不嘗羞膳宰存也。飯飲利精食也。據注以有膳宰臣不得祭爲用臣禮而不祭，遂得專侍食之名。於是斷爲兩節，有客禮臣禮之分。客禮則無膳夫。君祭後臣卽應祭，猶不敢備禮，故須君命之祭。然後敢祭。及臣祭畢，乃爲君嘗食以俟也。臣禮則有膳夫。君祭之後，不命臣祭。臣取己前之食飯飲而俟，名爲侍食。此則鄭注之誤。不穿專爲侍食，又以客禮爲無膳夫也。不知侍食乃通名客禮臣禮分於命祭不命祭，不分於有膳宰無膳宰也。蓋君禮食及平時常食皆膳宰嘗食，然或膳宰有故，或設饌未畢，或監視加餽，未得侍列旁近之臣，皆得嘗食。故此侍食得爲君嘗食之也。嘗食雖膳夫之職，然凡臣皆可代嘗。則鄭注所謂忠孝不嫌於越職矣。若必以有膳宰無膳宰定禮之座殺，則有膳宰爲君嘗食已卽膳飲而俟，正似客禮無膳宰則已爲君嘗食，同於膳夫，正似臣禮。今乃故反其說，亦理之所未達矣。若然膳宰職云：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不言嘗食者。以上文常食已言授祭品嘗食，故此不須晉也。王氏引之經義淺聞。士相見所記者，侍食之常禮。玉藻所記者，則見客於君者也。常禮則臣不祭，故士相見但言君祭也。客禮則臣亦得祭。故玉藻言命之祭，然後祭也。二者不同。鄭注賈疏彌合之非也。論語邢疏以爲非客禮足以正卿賢之失。又云侍食之帶禮，與見客於君之禮所異者，祭不祭耳。其餘則同。王氏此說亦通。至以邢疏非客禮之言爲是，則未然。凡客禮雖先飯後亦可命祭。玉藻云：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疏云：此饌不爲己故後祭而先飯者，示爲尊者嘗食也。然則先飯後，不妨更取己前之食祭之。論語但言先飯，其後注：贊猶食也。爲不敬故曰不可者，彼文言鑿是已前之食，故已食不

可更祭。若先爲君或長者嘗食，後更取己前之食祭之，亦無不可。

不衣朝服見君。正義曰：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士疾一問之。荀子大略篇。君於大夫三問其喪。於士一問一臨。而雜記云：鄉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一問之。此通說君親視疾。及遣使來問之事。蓋三問之後。若病未愈。君亦得使人。或親自問之。故曰無算。賈疏以三問爲君自行。無算爲遣使。未然也。既夕記。士處適寢。寢東首於北墉下。注。將有疾。乃寢於適室。疏。士喪云：士死於適室。此記云：適寢者寢室一也。若不疾則在燕寢。東首者。鄉生氣之所墻下者。壩謂之牆。必在北墉下。外取十一月。一陽生於北。生氣之始也。毛氏奇。輸精求篇。玉藻。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是不時臥寢。無不東首者。惟大禮易經。如昏禮御在奧。則北趾而南首是也。老者更臥。如曲禮少事長止。請衽何趾。內則子婦事夙姑。亦請衽何趾是也。若君來視疾。則論語與儀禮及喪大記皆云：寢東首。是不問還臥與否。令東首者。以室制尊。西君入室。則必在奧與屋漏之間。晉西而向東。故當東首以示而君之意。並非受生氣也。疾在平時。當受生氣。曾面對而受生氣乎。案毛說是也。但禮言寢恒東首。明亦有不東首者。故請衽之文。見於曲禮內則。非必爲老者之更臥也。病者樞意所適。亦無定鄉。惟君來視疾。必正東首之禮。則可。而君故論諸特。著其文者。既夕記。喪大記所云：寢東首。則兼收諱終之義。蓋寢臥本以東首爲正也。加者。加於衾上也。既夕記云：敝綵衣。加新衣。注云：故衣垢汙。爲來人破惡之疏。云：微喪衣。謂故玄端。加新衣者。謂更加新朝服。喪大記亦云：微喪衣。加新衣。鄭注云：微喪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必知喪衣是玄端。新衣是朝服者。據司服士之齊戒服。玄端則疾者與喪衣者皆齊明服。玄端矣。案以疏證推之。人平時服深衣。疾時齊服。玄端。人來視疾。亦然。君來視疾。易以朝服。君去。仍服玄端。及臨死。撤去玄端服。加以朝服。則二禮所云新衣也。拖釋文作拖。本或作施。皇刑本皆作施。阮氏元校勘記。石經。施作拖。案施地一字。本字作拖。故漢書。裴駰傳作拖。劉說文。拖曳也。易詮上九鄭注。三地三加之也。皇疏云。孔子既病。不能復著衣。故加朝服覆之體上。而牽引大帶於心下。如健時著衣之爲案。施紳謂引紳於心下垂之。玉藻云。凡侍於君紳。乖此其義也。玉藻云。紳長制。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一焉。孔疏謂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分爲三分。紳居二分。是爲二尺。若然。則以上禮推之。此拖紳之下至足餘一尺五寸。其大夫紳制。當比士爲長。今無文以明之。說文又云。拖綢也。引此文作綢紳。段注。請所見本作拖。段借爲拖字。是也。錢氏培後錄。據士昏禮。纏綢綢花。袴爲裳緣。謂與花同。袴卽是絰。此則穿袴非其理矣。○注。夫子至見君。○正義曰。云。處南牖之下。東首者。名漢書。騰落。傳。寡道使者奉璽書印綬。立門外。勝母病。爲牀室戶中。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又前篇